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

第十一回 凌雲詩驕遇蠢客 憲章酒傲激狂生

詩曰：沐浴虔誦光明經，卻下珠簾總擅清。

嬌嗔小鬟遲飼鳥，惱人鶯語太叮嚀。

卻說李憲章用幾句話激動了施凌雲，二人同出門，沿著西湖湖濱走去。這時迎面過來個人。此人頭戴綉呢大簷新式春帽，身穿青貢綢棉袍，上套灰天鵝絨馬褂，腳登白粉厚底半高鞞夾靴，胯上佩荷包，渾身是最時行的打扮，口裡嚼著檳榔。快步走來，把帽簷上起楞兒的紅槓扣在後腦勺上。此人面容消瘦蒼白，燕尾黑鬚。他姓於名和，杭州城裡的閒人，整日奔走在繁華場所，出入於歌女群中和闊佬宴上，他善於揣度人心，曲意逢迎。看見施凌雲便道：「三爺上哪去？您舅舅傅老爺今天在蘇堤請客，等你去作陪，快去吧！」

施凌雲沒法，向李憲章蹙眉道：「仁兄先走一步，今天小弟不能遵命了。」說完和那人要走。那人向李憲章躬身陪笑。李憲章還禮，簡略地應酬幾句，施禮相別。當下暫不提施凌雲陪於和往蘇堤走去。

李憲章獨自回來，見了璞玉道：「我見著施凌雲了，用幾句話激他同意來見公子。不料在半路上碰見了他舅舅派人來叫他，這才分道走了。公子何時有雅興，我再去。」

璞玉道：「小弟我求賢若渴，那施公子若有真才，很想立刻見面，有勞學兄，最好近日再去一次。寒舍雖然巖穴僻遠，但願效仿趙國的平原君大宴十日。」李憲章道：「那我就改天再去一趟。」

正是：

世俗結朋逐名利，高賢交友求真知。

且說又過了幾天，李憲章又到孤山，見施凌雲道：「今日天朗氣晴，自持兄真該找璞玉一談，」施凌雲欣然允諾，叫老僕看家，就和李憲章徒步走了出來。施凌雲問道：「仁兄來了幾次，璞玉公子是否知道？」李憲章道：「怎麼不知，都是他一再催我來的。今早我出來時他說：『施兄若有真才實學，我願給他牽馬執鞭。若是不學無術，那就不如不來。鄙陋遮不住，拙劣難久藏，如若徒有虛名，敗在我的筆下，就太不知趣了。』我回他說：『自持兄是鳥中鳳凰，文中龍虎，焉能敗於你手！』」施凌雲冷笑道：「李兄過獎，一見便知。」二人說著來到城西門，看見一個怪人。

那人生得臉平，頭偏，小耳朵，塌鼻樑，亂眉毛，金魚眼，背稍駝，身極胖，鬚鬚稀疏，聲音沙啞。此人姓甄，因他家房後有八棵楓樹故號八楓名光。為人極其狡詐，今秋會試得了恩貢副榜。他的父親也有些名望，住在城內。甄八楓平日忤逆不孝，不守本分，時時向他父母尋釁生事。父母將他趕了出來，分居另住在城西門外。老婆娘家有錢，所以他仗財欺人，結交惡友坑害良民。

那日他正倒背手閒站。見李憲章、施凌雲二人走來，向前攔住問道：「李先生從哪兒來？路過我的門口兒，怎麼也不進去喝杯茶？」李憲章以前跟他有點認識，無可奈何地笑道：「我去諸施三爺同過來，不料巧遇甄兄。太陽老高了，我們進城辦點要緊的事兒，不能到府上拜訪，有罪！有罪！」

甄光問道：「施三爺豈非傳教授的令甥自持兄乎？」施凌雲道：「正是，仁兄何以知之？」甄光笑道：「文章一道，自然一氣貫通，為何不知？二位仁兄可是去城內賁公子家？他是軍門之子，富貴之家，兄等當然要去拜見，小弟會試名列前茅，只因沒有權勢，才受人冷落，否則為何過家門而不入乎？二位仁兄遠道而來，必定腳乏，可否光臨茅舍喝杯茶？」

那時李憲章從清早來回緊趕，又乏又渴，笑道：「自持兄久仰大名，無緣進謁，今日幸遇，禮當趨府拜見。」甄光立即讓路。施凌雲見了他的人品，聽了他的話，躊躇不想進去道：「凌雲素昧平生，豈敢叨擾？」李憲章道：「既是斯文同道，有何叨擾可言！」便拉著施凌雲的手進了堂屋施禮坐下。甄光斟了茶，隨後就擺上酒席。

要問甄光為何這麼慇懃？原來甄八楓在此地是個徒有虛名的才子，有人還給他捧場。不料想從北方來了一個賁公子，雖是武職門第，但是確有才華。他的名氣逐漸傳揚出去，尤其是總試官應大人在眾人面前極力稱贊璞玉，以致全城眾口交譽。甄光又是嫉妒，又是氣忿，就想找一個才子當自己的幫手把賁公子壓下去。有一天，他跟傳教授說了這個意思。傳教授說：「要找這樣的才子，只有我的外甥施凌雲，但他的性情孤傲，很難擬交。」今天無意巧遇，正對甄光的心思，所以格外尊敬，剛端上茶就斟上酒。

施凌雲看甄光並無書生風度，舉止粗魯，酒擺上來也不推辭，談笑風生，喝了起來。李憲章又從旁頻頻誇獎甄光，說他和璞玉相比不分上下。施凌雲信以為真，喝至酒酣耳熱，詩興大發，向甄光道：「小弟愧承仁兄謬獎，飲酒豈能無詩？」甄光以為他有了詩意，想要賦詩，當然樂意道：「知己相聚，如不賦詩，何以記事？」便教書童拿來文房四寶道：「方寸之紙，尺幅之絹，不能盡意，就在牆上寫吧！」施凌雲道：「題壁也好，但你我與其分寫，還不如聯句，更有興致。若羈延時間，或不合韻律則罰以金谷酒數如何？」

甄光一聽，叫他聯句，大為驚慌，但也無法拒絕，只得勉強應道：「如此甚佳，但詩隨情生，望自持兄先起句，小弟到時候看看光景，有了興致就不難了。」

施凌雲道：「那麼恕小弟佔先了。」於是蘸筆寫上題目：《春日入城訪友忽逢八楓兄邀飲唱和》，開始寫道：

鴻雁聲聲鳴雁跟，

寫完將筆遞給甄光道：「這回該輪到老兄的班兒了。」甄光道：「我倒不是推辭，寫詩貴在一氣呵成，若是換了口氣，詩句就會拗口，到領聯時小弟再接。」施凌雲說：「也行。」又拿起筆在牆上連寫了兩句：

入城訪友到郊村。

士遇英豪當知拙，寫完又將筆扔給甄光道：「現在該老兄聯句了。」甄光接過筆，抓耳撓腮思索沉吟，施凌雲催促說：「太慢了！該罰！」甄光一聽要罰，趕緊辯解道：「若是花鳥山水，聯句也還容易，這聯句有『大』、『小』等涵義，就太難了，小弟甘願受罰一杯。」

施凌雲道：「該罰三杯！」甄光道：「三杯也行，我想看看老兄如何聯法。」施凌雲接過筆寫了兩行：

酒逢雅量難卻樽。

爛漫飛花邀客興，

甄光不等施凌雲開口，贊道：「聯得好！我想了半晌也沒想到。奇才！奇才！」施凌雲微微一笑道：「急就之章，何足掛齒。剛才老兄說，花鳥之句易聯，這聯已出了花，現在該你接著聯了。」

甄光道：「花是花，但因有『客興』二字是寫由花引起的，那就更難了。還不如讓我再喝三杯，施仁兄索性一人完篇好了。」施凌雲道：「叫我一人寫完，那麼李兄應喝三杯。」憲章道：「為何罰我？」施凌雲道：「罰你三杯還算你的運氣，快喝！如果詩寫完之前你喝不完，還要再罰。」李憲章無奈喝酒。施凌雲又拿起筆，一直寫完了最後三句：

寂靜鳥雀睡昏沉。

唱和本宜相對句，詩人妄語獨自斟。

寫完把筆一扔，哈哈大笑，說聲：「打攪了！」就往外走。甄光阻攔道：「天色還早，主人的詩才少，酒還多，何不再坐一會兒？」施凌雲道：「主人不是杜陵詩客，我何敢充當高陽酒徒！」

李憲章道：「主人盛情難卻，如何就走？」

施凌雲道：「歸心急切，失陪了。」說完甩袖而去。

甄光很難為情，追隨李憲章趕到大門，施凌雲已經走遠了。

李憲章看甄八楓羞得臉上青一塊，紫一塊，替他忍不住道：「施老三雖然有點才學，喝了酒也太過於傲慢了，可惡！」甄光惱羞成怒道：「不識抬舉的畜生！把自己當成什麼東西！這都是你招來的禍，你瞎了眼不成！為什麼將這頭畜生領到我的門口？」

李憲章連忙陪罪道：「是！是！都是我和他一道走的罪過。」甄光大怒，大聲嚷道：「這光棍敢耍笑我！我說了和你他一道走有罪嗎？你平素也自以為是讀書人，為什麼這樣無賴！」說著發起酒瘋，象是用頭寫字，撥浪著腦袋，挽起袖子，象要打李憲章。正在困窘萬狀，這時從裡面跑出一個書童，說聲：「娘子叫你快回去！」甄光馬上銷聲匿跡、俯首貼耳地跑去了。

李憲章這才脫離了這場飛來之禍，急步進了城門。覺得心頭還在驚跳，不禁發笑。到了逸園，進了柵欄門。這時璞玉已經等了好久，不大耐煩，將要進去，一看李憲章面色如上地進來，迎上前去問道：「那位姓施的客人還沒有來？」憲章擺擺手道：「說來話長。」進屋稍微休息，將路上的遭遇，從頭到尾地說了陣子。璞玉聽了笑個不停，細細盤問，頻頻發笑。憲章把施凌雲剛寫的詩，從頭到尾念了一遍。璞玉逐句細聽，覺得新奇，大喜道：「如若這樣，那施兄確實有才，名不虛傳，我豈能失之交臂。望學兄再去一趟，必須將他請來，叫我見上一面。」

李憲章閉目搖頭道：「此人性情與眾不同。他一連遇到兩次波折，再也不會輕易來了。前兩次要來，聽說登富貴之門，很不樂意。況且我誇獎甄八楓時，說他與公子不分上下，現在又去，他對上等的已經領教，對下等的恐怕不敢再領教了。」

璞玉道：「既是那樣，我怎能錯過這樣的高人，不然我親自去拜訪。」

李憲章道：「你親自去找也是枉然，他定然避而不見。」

璞玉道：「我聽了他寫的壁上題詩，實在仰慕之至。學兄無論如何，請他來此會晤。」李憲章皺眉想了半響道：「現在此人只能感之以博學敏思，而不可誇之於金玉富貴。公子要想籠絡此人，我倒有一計，只有如此這般，不愁他不來。」說罷在璞玉耳邊低聲說了幾句。璞玉微笑點頭，叫來馬柱、永柱等人，照計而行。

正是：

漫天布羅網，專等癡人來。

且說施凌雲離開甄八楓家門，回來冷笑道：「李憲章為何如此愚蠢！今天我差點兒上了他的當。今後絕不輕易跨進富貴人家的門檻。生寧可無知己，如若尋求富貴，與這些草包為伍，還不如文章掃地。心裡這樣想，從此在家閉門讀書，再不輕易出門。」

一日，春已過，晝已長，暖風拂面，施凌雲偶而推窗，忽有一人來訪。

施凌雲一看是於和，二人施禮相坐閒談。

於和問道：「前日來的李君又來看望仁兄沒有？」施凌雲笑道：「前日來過，說起來也真熱鬧。」於和問道：「有什麼熱鬧？」施凌雲把李憲章騙他到甄光的家裡，甄光連一句詩也不會做的事兒說了一遍。又笑道：「可歎李憲章也真孤陋寡聞，看一個甄光就把他當做才子，認識一個賁公子，又說他是才子。他見識的才子何其多，他的目光又何其小也。」

於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些無恥之徒專會在富貴人家諂媚，我剛才來時路上見他和一個才子在萬柳堂看柳聽鶯，飲酒賦詩，想效法五柳先生陶淵明之游，還不知如何附庸風雅，欺世盜名。」

施凌雲早想去萬柳堂前聞鶯遊賞，今天聽說那裡遊人甚多，問道：「萬柳堂離這兒有幾里路？」於和道：「從此往東北走不過三四里路。老兄若有清興，我們一同前去如何？一則聽聽鶯鶯鳴轉；二則看他怎樣幫襯那個冒名才子作勢騙人。真有假冒，我們公開指出，揭穿他們附庸風雅的假像，作為椿笑料如何？」施凌雲點頭要去，二人同出門。沿堤跨橋，說說笑笑走了一陣子，果然有一帶柳林，朝霧瀰漫，鬱鬱蔥蔥。這一帶柳林長約裡，疏密相間，有的俯臥水面，有的斜傍山岩，有的靠奇峰，有的覆小橋。翠柳濃蔭的地方有一個亭子，北邊有牆擋住，四週環著的紅欄杆上面可以坐人。每年暮春，風和日麗，鶯歌如織，遊人若市。那天遊客有在地上鋪紅氈白毯的，也有在樹下擺起高桌子的。侍童搗火烹茶，少女彈琴奏曲，十分熱鬧。於和、施凌雲二人順著人少的地方遊逛，來到亭旁一看，果真那個姓李的老兄在亭內大擺宴席，和一個少年對飲。東邊還有兩個空位，象是等待沒來的客人。桌前敬酒的都是非常漂亮的歌女，還有四五個歌童奏著細樂，十分高興。施凌雲站在一棵大柳樹後面細細端詳那二人的舉止。李憲章一再勸那個少年喝酒，只喝得酒意醺醺，詩意盎然，教家僕備來筆硯，站起身來在亭子屏風上題詩。寫的字有手指頭那麼大。施凌雲看詩：

線線金絲垂碧空，澄藍翠綠簇春濃。

好風有情能識路，時吹鶯曲過亭東。

施凌雲不禁驚喜，此詩筆墨俊秀，堪稱行家。正在暗想……一個標緻的歌女拿著一方白綾，求那少年題詩。那少年毫不推托，蘸筆構思，將那個女郎看了兩眼，一揮而就，微笑著投了筆，又和李憲章喝酒。那女郎道了謝，拿了綾子到亭側一張條案上晾墨，早有一些閒人圍上看。

施凌雲趁機擠入人堆兒裡去看綾子上的字，寫的是五言律詩：

絕代無雙色，暖人心自憐。

春山秀眉黛，新月當玉簪。

娉婷梨花白，娉姿倩柳彎。

輕歌復曼舞，欲語怯羞言。

施凌雲看了不禁失聲贊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真才子也！」李憲章和那少年佯作不知，揶揄飲酒。於和忙把施凌雲叫過來責怪道：「老兄叫嚷什麼？老李聽見了還不笑話你？」

施凌雲道：「那少年是誰？詩寫得清新雅致，我怎能不叫好！」於和道：「你的眼光向來很高，怎麼看了這兩首詩，就不由自主地說瘋話？」施凌雲道：「我從來不會裝假，好就說好，壞就說壞。這兩首詩寫得真好，你別怪我。」

於和道：「你知道這兩首詩是真是假？是新是舊？」施凌雲道：「這兩詩都是應景抒情，那能是假的或舊作呢？」於和道：「也許如此，我還要試試。」施凌雲道：「怎麼試？」

於和說：「我有辦法。」他從歌女中叫了自己認識的一個叫青鳳的道：「我看那少年文思敏捷，這兒有一把扇子，你拿去請他能否給寫首詩。」青鳳笑道：「於二爺請他寫，快拿來扇子。」於和從扇落子裡取出一把白素扇子，向施凌雲道：「出一題目才好。」施凌雲道：「即以歌童作題吧！」青鳳早已會意，收下扇子，上了亭子，向那少年道：「敬請大爺在我這鄙陋的小扇上題一首詩。」那少年問道：「你還想要詩？寫什麼詩好？」青鳳笑道：「我們以歌舞闋口度日，請大爺最好寫一首詠歌的詩。」說罷將扇子展開放在桌上。

那少年點點頭說可以，蘸了蘸筆，青鳳在一旁研墨觀看，一會兒就寫完了，他自己看了一遍說：「拿去吧！」遞給她了。青鳳接過又道了謝，拿著扇子下了台階，來到於和面前交了扇子道：「於二爺看，寫得好嗎？」施凌雲一把搶了拿過來一看，是一首七律，這樣寫道：低音短促高音長，宮調噫抑羽調昂。字分清濁貝齒冷，詞吐馥鬱櫻舌香。春柳柔枝流宛轉，秋楓丹葉湧曲江。

冷冷山泉入新調，鳩燕停雲鬥巧腔。

施凌雲看完，不禁大聲叫好。向於和道：「真是才子！我剛才不是說他是才子嗎？怎麼樣！不能錯過眼前機會，務必前去見面。」於和道：「素不相識怎能冒昧！」施凌雲道：「這並不難，我把老李叫來，說明來意，讓他先去通報一聲好了。」說完徑直去到亭子前面，高聲叫道：「李兄好！李兄好嗎？」李憲章裝聾，毫不答理他，只是和那少年談古論今，評論得失，談得很是投

機。施凌雲以為他真的沒聽見，就再靠前走了幾步大聲道：「李憲章兄！難道你不認識小弟施凌雲了？」

李憲章那時斟了一大杯酒放在桌上，伸著脖子嘍飲，差點把腦袋泡在酒裡頭，那裡聽得見有人叫他！施凌雲聲音愈大，他就喝得愈猛，以後索性閉上眼睛，枕著杯子睡了。

施凌雲大聲喊叫，於和覺得不大象話，把他拉過去道：「前些日子你說人家，今天你怎麼了？這樣豈非有傷大雅？」施凌雲焦急道：「見到了真才子，一刻也不能耽誤。」說罷甩開於和的手，跨著大步，直奔亭子而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